

## 第六十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前十一時舉行

### 目 錄

	頁次
一七一．有關安全理事會表決方法的憲章第二十七條之應用，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	219

主席：顧維鈞先生(中國)

一七一．有關安全理事會表決方法的憲章第二十七條之應用。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235)

主席：議事日程上第一項目乃是：關於應用憲章第二十七條，以及抵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的第一委員會報告書(附錄七十一)。

厄瓜多代表 Mr. Viteri Lafronte 爲報告員。因爲他此刻尚未到場，所以我要宣讀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是很簡短的。

主席宣讀文件 A/235 所載之決議案案文。

茲請澳大利亞代表 Mr. Makin 發言。

Mr. MAKIN (澳大利亞)：當本屆大會開幕時，許多代表團在一般辯論中都提到了上年安全理事會使用否決權的方式問題，他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受到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影響一節也表示關懷。前些時候，澳大利亞與古巴二國代表團曾將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訂之表決程序的應用問題作爲議題列入大會議程上，當政治與安全委員會討論這些問題時，許多代表團又再度對於已往否決權的行使表示不滿，並且亟盼將來能有改善，俾恢復世界對於安全理事會所具的信心，及保證安全理事會將成爲一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有效機關。

一方面，現有若干會員國希望設法修改憲章。而另一方面，則又有若干會員國，雖然反對過去使用否決權的方式，但認爲在現階段中不論是尋求何種修改都是不適宜或不實際的，與其如此，倒不如設法使安全理事會能在現有憲章規定下順利工作爲尙。澳大利亞代表團屬於後者；而這個用澳大利亞代表團名義提出的並最後業經通過的決議案的唯一目標便是要幫助安全理事會有效地工作。

現在提請大會作最後核准的這個決議案乃是委員會對於各方意見多次調和折衷的結果。第一委員會在進行數日討論以後，爲了希望安全理事會的各常任理事國——其中四國會向該委員會提供有益的建議——或能自行向大會提出一個共同贊同的解決辦法，故曾宣告停會。後來據第一委員會所得的報告知道這種要各常任理事國彼此間覓取協議的企圖是失敗了。第一委員會在繼續討論並續從各代表團處收到一些建議後，就指派了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調和所有的各種案文。該小組委員會在五次会议中，曾致力於兩種極端的意見中，尋出一些共同立場來，而且在這些討論中，也曾對於澳大利亞的決議案加以修改，以求滿足其他各代表團所表示的意見。但是，這個小組委員會卻未克調和折衷各種案文；第一委員會收到該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後，便以大多數的可否通過了大會現有的案文。

我要指出：這個案文實構成了一個折衷的辦法，而且也代表着該委員會的一個決議，那就是禁止提到任何或可視作譴責某一國家的往事。澳大利亞代表團願接受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所作的評斷，並且不擬在這個階段中重行提出原決議案中任何在進行調解時所被刪去的各點。我們鑒及這個問題的歷史，與處理的經過，以及多數國贊成通過這個條文的事實，故認爲：這個條文實最公正地代表着第一委員會的多數意見。

在該委員會的審議中，有些人曾提到了尋求全體一致的價值問題；但是，當我們對於全體一致予以估價時，我們覺得：有時爲聯合國的利益計，爲真理的利益計，大會必須明白堅定地說明真義而不用含糊文字，或曖昧辭句來掩飾。如果大會對於聯合國的工作有意見，那麼就有從實說明的義務，

我們認爲，如果大會對於聯合國工作上的缺點不加注意，或對補救那些缺點的方法，避免表示意見，那麼大會似乎是否定了自身的權利並忽視了本身的義務。本組織的確是健全的，富有活力與民主精神的，因爲多數會員國儘可坦白而不開罪地說出其所應說的話。如果多數能夠這樣地做，那麼少數爲了民主原則的同樣理由，自將尊重多數的意見。這是我們各國內多數政治機關所奉行的通常慣例。這也是憲章規定聯合國所當應用的慣例。自然沒有人要固執地藉着全體一致的名義，主張爲聯合國的利

益計應當以少數的意見來代替多數的明白意見。這不是一致，而是姑息；而且我們相信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或任何集團的會員國都不真要使聯合國奉行這種工作方法。

這個決議案，照現有的條文，實有兩個要點：第一，便是請求安全理事會的各常任理事國彼此諮商，並與其他各理事國諮商，俾在否決權之行使上獲有節制。這個請求承認着各常任理事國事實上是具有否決權的，而且對於如何行使否決權，也是具有全權的。這種請求必須向它們提出，因為唯有它們纔能夠說，是不是要節用否決權。第二便是向安全理事會建議，採取足以幫助減少第二十七條援用上的缺點的慣例與程序。這個決議案並建議安全理事會在採取此種方法與程序時，應對於本大會所表示的各項意見加以考慮。第一委員會在工作期中曾收到各種建議，包括中國、法蘭西、英聯王國、美國及加拿大各國代表所提的在內。我們相信可以在這些建議中尋出一些或可消除若干現有缺點的方法來。如果這些建議都得到了仔細的考慮，那末安全理事會將能尋出了一些工作的方法來，藉此更能敏捷有效地執行它的職務。

因此可見，這個決議案的唯一目的便是要幫助安全理事會作有效的工作，就像憲章中所希望的一樣地工作着。我們認為，如果聯合國果真遇到了一個屬於安全理事會管轄範圍內的爭端或情勢，那麼每個會員國都有權希望這個問題將由安全理事會就事論事，並按照國際法與公理上的各原則，迅速地、順利地並客觀地加以處理。我們認為：憲章第六章所訂的和平解決辦法原供施行之用，而安全理事會則實負有施行這些辦法的義務，並且此種義務不應因否決權的行使而受阻礙或妨害。安全理事會實有替聯合國行使權力並執行職務的義務，而且亦有施用憲章中有關和平解決的各項規定的義務，我們實不能容許第二十七條所訂的否決程序妨礙着這些義務的履行。

這便是我們的決議案的整個意義。我們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而論，這個決議案是合理的。我們並認為這個決議案是根據本大會多數會員國所表示的意見而擬具的；而且它的通過將會更進一步地幫助安全理事會作有效的工作，並恢復其完成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偉大任務所需的信心。

現在正是一個需要大會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和平利益而明白表示意見的時候。我們請求大會按着現有的決議案規定辦理。

主席：茲請古巴代表 Mr. Belt 發言。

Mr. BELT (古巴)：我很簡短地說幾句話。在辯論的現階段中，我認為任何人都不能說動

那些已經具有主見的人。所以我將不再絮絮不休，致使諸位感到厭煩。我前在第一委員會中對於否決問題作有冗長的演說，承蒙諸位注意聆聽，實已感激。

不過，我以為昨日某代表對於否決問題所作的演說中有一點實有加以闡明之必要。該代表說在第一委員會中，我曾謂，如果這個和佛朗哥斷絕關係的建議被採納了，那麼敵國政府將不予遵行。他並認為這個聲明便是一個否決。說這句話的人實在不曉得究竟所謂否決，不明白“建議”一辭的意義，而且一定沒有仔細閱讀他和墨西哥、巴拿馬、瓜地馬拉、智利等國代表聯合簽署的那個提案。如果他讀了那個提案，他當不致於說出這樣毫無根據的話來。

古巴代表團對於否決問題的辯論結果深感滿意。事實上，多數代表之所以認為目前不宜修改憲章，並不能視他們業已停止攻擊這種可憎惡的特權了。大會中，除了六七個會員國外，其餘大多數的會員國所表示的態度本身便已構成一個譴責濫用此種特權的堅強表決了。我們深信如果五強彼此之間能夠有更深切的了解，並避免使用所有的否決權，大會自無為修改憲章第二十七條而召開會議的必要。

古巴代表團對於本屆大會的成就亦甚表樂觀。五強彼此間的深切互諒，以及其與各小國間的大規模合作將使我們深信聯合國將能達到其所以成立的崇高目的。為人類的和平與幸福計，祈上帝玉成。

主席：茲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Mr. Vyshinsky 發言。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屆大會的議事日程上有一個重要的項目，這個項目便是所謂的“否決”問題，亦即安全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在決議上意見一致的原則。

這個問題從我們在金山會議中商議通過聯合國憲章的時候起，便已有了。即在那個時候，這個原則便已成為爭辯的標的，而且在爭辯中業已明白表現出政治上不同的希望與趨勢，證實了國際政策上的意見分歧與不同動向。

在這個所謂的“否決”問題上，呈現出兩種相反的政治利益；這正說明為何造成反對這個原則的嚴重糾紛，與那些冥頑不靈的反對者對於這個原則所發出的不健全的大聲疾呼的原因。各國代表大概都還記得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莫洛托夫在大會開始工作時曾請各國代表對於這個事實加以注意；他並且指出了對這些所謂“否決”問題的爭辯及討論正揭發現代國際生活上所存的自相矛盾與互相抗衡的政治上的主要動向。

凡我們在本屆各委員會與各小組委員會的審議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明確地證實了：“否決”問題，雖然也和表決的方法有關，但卻不僅是一個表決方法的問題，或有關程序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為若干國家的代表們所強烈反對——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祕密的——，但是它的意義卻依然繼續增加，因為事實上否決權的行使是和一些極端重要的問題，例如國際和平與各國的安全等，有着連帶的關係，所以，就像我們所能想像的一樣，要影響到億萬人民——也可說是全人類——的命運。

當初計劃創設一個國際組織以求維護國際和平與各國安全，並採取有效集體行動防止與消除和平威脅，及制止侵略及其他破壞和平之行動時，本組織的首創人，斯大林大元帥和故總統羅斯福都深知這個組織唯有根據確保國際長久合作的新原則，纔能執行它的任務。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創的國際聯合會並未完成它的任務便身敗名裂；它顯出本身對於維護和平與防止侵略無力無能。無疑地，缺乏各主要國家間的真正合作與一致便是國聯崩潰的主因之一，因為正如歷史所昭示的，沒有此種合作與一致，維護和平與有效地抵制侵略都是不可能的事。

關係世界命運，民主政治及一切人類文化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需要那些在對希特勒政權下的德國和黷武主義下的日本的抗戰中負有重大責任的首腦國家團結一致並保持着密切的軍事合作的。在這個鬭爭中，這些國家是鎔成了一體，它們在意見上是一致的，在行動上是合作的；同樣地，我們如果再以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來加強整個聯合國的陣線，也必不會不成功的。各大國和其他各參戰國間的這種軍事合作實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並促成了希特勒所統治的德國的毀滅。

但是，就像斯大林大元帥在一九四四年所說的，“在戰爭上取得勝利並不能保障各國在將來能有一個穩定的和平，和永久的安全。確保和平與安全的工作中不但要防止新侵略，而且一旦有新侵略發生了，便須立即予以擊破，而不讓它釀成大戰”。

究竟要用何種方法纔能夠這樣做到呢？

斯大林大元帥在答覆這個問題中說：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國的武裝外，祇有一種方法，即：創立一個由各愛好和平國家的代表所合組的特別組織，藉以維護和平與保證安全，然後再以防止侵略所需的不可少的軍隊交給這個組織中的管轄機關，聽憑調用，並責成該組織在必要

情形下，應立即動員這些軍隊以防止或取締侵略，及懲罰那些侵略者。

斯大林大元帥說，這個組織“必定要不再蹈慘痛記憶中國聯的覆轍。國聯是不配而且也不能防止侵略的”。他又說，“這個組織將為一個簇新的、特殊的、和具有全權的國際組織，它擁有維護和平與防止侵略所需的一切聽其任意調度”。

不過，仍然有一個問題存在，即這個國際組織的工作是否可以有效地達到這些目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大元帥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覆，這個答覆從現在討論的“否決”問題上來看，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斯大林大元帥指出：如果“那些在對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作戰中負有重責的大國將來能本着一致協議的精神行事”，那麼這個組織的工作便會奏效的。他又說，“如果違反了這個主要的條件，那麼這個國際組織的工作便不能奏效”。

所以，這些大國間的意見一致對於聯合國一切工作的有效性而言，實是一個最重要的保證。我們對於議程中現有的“否決”問題也應當就這一方面予以考慮。我願意提到故總統羅斯福向雅爾他會議所提出的一個文件。在那個名叫“美國所具提案的分析”的文件的一段中有一非常重要而且富有意義的批評，它說，這個否決權——在上述的文件中叫做“美國的提案”——和各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上所負的特殊責任是完全相符的。美國代表團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所提出的文件中更稱：“關於此節，我們的提案要求在一切有關維持和平的各重要決議上，——包括一切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強制辦法等——均須獲有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間無條件的意見一致”。

我要從這個文件上另行提出一段，即第三段，其標題為：“美國立場的根據”那一段謂：“美國政府認為：否決問題實含有二要素：第一，便是：為維護世界和平計，各常任理事國間的意見一致實屬必要。第二，便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之享有公平待遇對於美國人民是特別重要的”。最後，那一段中結論如下：“我們的任務便是要調和這兩個主要因素。我們相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向斯大林元帥及邱吉爾首相所提的提案實具有一個合理與公平的決定，並完滿地把這兩個要素聯合起來”。這兩個要素也就是：為維護和平，各常任理事國實有意見一致之必要，及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實有取得公平待遇之必要的兩種考慮。

我必須強調指出：聯合國憲章祇把這個“否決”權賦予一個機關，即安全理事會，這也就是說，這個機關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是負

有重大責任的，因此，它應當配備一個堅強與可靠的武器，藉以爭取這個崇高宗旨之實現。

在各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新戰爭與軍事行動的計劃即將完成之際，我們對於此點尤應牢記在心。這是應當提到的。所以，任何妨害意見一致之原則的企圖，尤其是廢除這個原則的企圖，都是一個對於和平的直接威脅。無疑地，各大國間意見一致之原則的廢除勢將使那些夢想統治世界的各侵略集團得暢所欲言。這個意見一致的原則，雖被反動派污蔑為“不能容忍與可憎惡的否決”——正如古巴代表 Mr. Belt 在第一委員會會議中毫不猶豫地所說的——或正如紐西蘭代表團所稱的為，“人類的癡癡”，但對於各黷武主義與戰爭販子的計劃之施行則是一個嚴重的阻礙，那些黷武主義者與戰爭販子們，對於這個原則，事實上是非常憎惡的，而且正竭力予以廢除。但是，他們對於這個意見一致的原則的仇視，以及他們不惜代價與不顧一切地企圖破壞這原則也正證實了：在類如安全理事會的各負責機關的工作中，對於這個原則儘量予以維護，乃是何等重要之事。

“否決”權實為構成整個聯合國的力量與效能的主要基本條件，因為它確保着五強間的一致行動，而五強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對於聯合國本身的命運，是負有主要的責任的。

因此這個原則乃是那些珍重和平利益的人們，和那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上，以及從敵人佔領其鄉土的一切恐怖上得有教訓的人們所愛護的，這些人們深知戰爭之利害，並曉得維護和平與防止侵略與戰禍復燃，是如何的需要。

意見一致的原則是要協助各國取得和平與安全的，而且也是藉以促進各國——不論大小——利益的國際合作的基礎。所以，凡企圖破壞一致原則，或所謂“否決”者遭到堅強的反抗。

反對一致原則者所遇到的反抗對於這幫反對者的本身，卻不能說是全無效力的。反對這個原則的人之所以不肯輕易公開攻擊這個原則，絕不是偶然的。反對這個原則的人乃是同時替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南非境內的種族歧視、以及武力壓迫各殖民地人民等等辯護的各國代表。

這些先生們在否決問題上對於他們自己也是忠實無欺的，他們用着所有的力量來破壞這個原則，攻擊這個原則。反對一致原則的人們有時還企圖證明：“否決”權是違反聯合國各會員國間主權平等的原則的；“否決”權蔑視了多數的意願，並妨礙安全理事會採取迅速有效的

方法，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此種理論之荒謬無稽，實無需予以證明。但是，例如，古巴代表團當要求修改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段，俾得——正如古巴代表團文件 A/75<sup>1</sup> 所說的——從這段中刪去所謂的“否決”權，並為此目的而召開大會時所陳的理由卻恰恰如是。誠然不錯，古巴代表團隨後所提的十一月六日的文件（文件 A/C.1/58）並沒有提到取消第二十七條中所規定的“否決”，不過這個文件卻含糊地並籠統地說到修改憲章及召開會議二事。但是問題的實質事實上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我以為無需對於古巴代表團的提案加以更詳細的評論，因為這個提案的內容空虛實為大會絕大多數會員國所深知。古巴代表團的提案在第一委員會中經以二十票對七票及棄權者八，而遭否決，此種表決結果也就證明了這一點。無疑地，今日大會對於古巴的提案亦將加以否決。

曾經 Mr. Makin 加以辯護的有關此問題的澳大利亞提案對於一致原則也作有類似性質的攻擊。我們必須注意到，澳大利亞代表團對於“否決”問題所提提案中最重要的部份是曾經第一委員會的大多數所否決的。澳大利亞代表團曾頑固地對這一段加以辯護，而且澳大利亞代表時常聲稱：這一段乃為整個決議案的主要部分。果爾，則在最主要的一段被否決時，當以將這個決議案撤回為明達得計；留下該決議案中經澳大利亞代表認為僅涉及次要問題的其餘部份實非上策。

澳大利亞及英美各國代表團之堅持保留這個已無意義的決議案，實屬可異。

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為目前被否決的一段中極明顯地表現着整個澳大利亞決議案的基本趨向，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表示同意。澳大利亞代表團在這一段中雖然只對於那些使其感到不安之安全理事會中“否決”權的行使，表示不快，但卻洩露了其對“否決”權本身所懷的基本敵對態度，而未能一遂其隱匿之企圖。

澳大利亞代表團提案中經政治委員會否決的第一段內含有一個對於安全理事會的直接指責，它說，在若干次中，“否決”權的“使用及其使用的威脅”實不符合憲章之宗旨與原則。澳大利亞代表團也深知此種指控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它並沒有，也不能舉出一個事實來證實它的話。

若對這個決議案草案的現有條文加以詳細研究，則可見：即使除去第一段，卻依然存有若干使着該決議案不為我等所接受——至少不為蘇聯代表團所接受——的因素。

例如，澳大利亞的決議案極無理地指責：安全理事會中“否決”權的應用實有違憲章規定，並造成了安全理事會在執行職務上的種種困難，該決議案並建議安全理事會遵守各項與憲章相符的例行與程序。我們如對這點加以接受，那便是公開地攻擊安全理事會及澳大利亞代表團所企圖分析的一切慣例。

澳大利亞代表團並沒有明確地將意見說出，但是即使沒有說出而當該代表團提出那有關一致原則的提案時，我們便已清清楚楚地看出它和那些支撐該提案，甚至可說，指使提出該提案的人們的用意所在了。目前的決議案看來是很通順的，但事實上卻是意義含糊的。澳大利亞代表團就用着這個決議案來反對一致原則，並且，事實上，要求修改及取消這個原則。古巴代表團的提案是公開地破壞一致原則的，澳大利亞代表團也是反對這個原則的，即使它不擬從憲章中除去這個原則，它卻設法從實際上取消這個原則。在實質上，澳大利亞代表團所提議的實與古巴代表團的毫無二致，不過它用着一種羞愧與遮掩的方式提出罷了。

澳大利亞提案中所含的目的實係要求訂立有關援用第二十七條的例則，藉以限制並約束一致原則之應用，使其意義盡失無遺。這也就是企圖取消“否決”制度所用之慣技。按事實說，“否決”制度實能防止各種有害國際合作與一切大小愛好和平國家的計劃之施行的。

澳大利亞的決議案暗指安全理事會的援用第二十七條實屬錯誤並有違憲章原則。我祇須舉出西班牙問題一例，便足以駁斥這種籠統的說法了。當安全理事會審議西班牙問題時，蘇聯代表團深望理事會將採取一個有效的決議，而不徘徊於各種根本上不合理的折衷提案中。這種提案，不論是單獨地抑或聯同他案予以通過的，都是有助於佛朗哥，及西班牙國內的法西斯政權的。可是安全理事會的多數理事國，在一個長時期中，卻總是力求避免採取一個決議，以利便西班牙國內法西斯政權以及因其存在對和平所具威脅之消除。

蘇聯代表對於一切在實質上替佛朗哥政權辯護的企圖都加以反對。我所指的是實質而不是空言，因為我們時常在這個問題上看到了實質與空言之分別。即在昨日，便有人在這個講臺上用着極富面命性的字樣來抨擊帝國主義，但接着卻替佛朗哥作一個明顯的辯護。從昨日在這裏發言的各代表中，我們便可尋出這樣的一個例子來。若干有關西班牙國內法西斯政權的建議，在實質上是替不干涉政策辯護的，並且具有袒護與容顧佛朗哥的態度的。蘇聯代表對於這些提議一概加以反對，並且為愛好和

平各國的利害計，為加強和平與安全計，故在安全理事會中完全依據聯合國所本的各原則行事。

安全理事會中少數理事國應用一致原則——亦即古巴代表所謂的“可憎惡的否決”，和紐西蘭代表所稱的“人類的愚蠢”——實係一個對於和合一致的確實保障。這個原則的應用是由於需要所造成的，而且也完全切實與合理的。

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審議西班牙問題時所持的態度之正確，可由一個事實來證明。這個事實便是：大會昨日纔以三分二的多數通過了一個譴責佛朗哥政權，並建議聯合國各會員國分別調回它們所派駐法西斯匪首佛朗哥的大使和公使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也就是蘇聯久所堅持的決議案。難道這件事的本身沒有指出了蘇聯代表團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施用一致原則所取的態度嗎？因為蘇聯的否決，已使安全理事會不得做成一個不合理與不具拘束力的建議，並且使着會聚於此的各健全力量得能向西班牙國內法西斯政權發出強有力的怒吼，我們感到非常地幸運。它替聯合國的五十四個會員國開了一條道路，使着它們得於昨日通過了一個公正的決議。這個決議雖然並不十分澈底，但卻給予了佛朗哥政權一個打擊，而且這個打擊也是過去各國國際組織在決議上從所未有的。

我謹請澳大利亞代表、古巴代表以及那些要贊成對一致原則加以破壞，或甚至拋之於歷史的垃圾中的人們，在舉手表示贊成或反對一致原則之前，先靜靜地熟思一下，考慮一下。就蘇聯代表團而言，我們業已舉手贊成這個原則，而且我們將要反對你的決議案，因為你的決議案是用着含糊的字句來掩藏真正的目的——破壞各大國的一致原則。

反對“否決”者，例如澳大利亞與古巴的代表團等，對於事態的真相並不介意，它們對於其所用以攻擊“否決”權的各項理由是否根據事實亦概不過問。它們所做所為顯然是為着自身的政治目的，即：破壞安全理事會——整個聯合國中負責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主要機關——的權力，及取得一個攻擊蘇聯的藉口。

澳大利亞和古巴代表團方面的行動在本身上是無足輕重的，可是美利堅合眾國和英聯王國雖然絕對不會宣稱放棄其自身的“否決”權，但卻在幕後指揮着這些行動。我在開始講演時曾經說過：安全理事會中訂有“否決”辦法，實由於美國的發起。若干大國的代表目前對於澳大利亞和古巴兩代表團所玩的把戲加以支持，正足顯出：反對“否決”運動中之含有許多——客氣點說——“瞬息萬變”的政治考慮。但是，

爲着這些考慮而發動這個有害愛好和平的各國，並反對各大國間的一致原則的政治運動則是不合理的。

這便是“否決”問題的當前情形。蘇聯代表團對於此事特別加以重視；並認爲此實係促成各大國間和合一致，並各國間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基本條件之一。爲着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要投票反對古巴與澳大利亞的提案。

我們的動機業經陳述於上。我們要對這些提案，加以反對，因爲它們的目的是破壞安全理事會的權力，破壞對於維護和平與安全負有主要責任的各大國間的一致；違反那些有利一切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的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

主席：在請下一個發言人發言之前，我要問各代表是否願意免去法文的傳譯。因爲法譯全文明日即見會刊。本人請求破例行事，乃是因爲：時間已晚，而我們的名單上還有三個代表要作簡短陳述的緣故。如果我們能夠聽到這三個代表的發言，那麼我們便可以將這個報告書提付表決，並或能在本次會議中，完成對於這一項的討論。如果無人堅持要用法文傳譯，那我們便採用這種非常辦法把它免去，並邀請其餘發言人發言。

Mr. PARODI (法蘭西)主席先生，恕我不能贊成免去法文傳譯，因爲我對於維辛斯基先生的演辭至爲重視，所以希望現時能曉得他究竟說些什麼。

主席：在暫停工作之前，我認爲我們應當聽取名單上下一個發言人的意見，因爲這個發言人僅擬做一個極簡短的聲明。

茲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Mr. Austin 發言。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我曾經誠懇地希望：美國代表團再無需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表決問題發表意見了。這個問題在全會的一般討論中，在第一委員會和該委員會的第二小組委員會中都曾經過了審議，這些審議是極有用處的。所以我現在所可說的，確是很少了。

我曾經希望：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將不經討論便由大會予以接受，甚至將由全體會議予以一致的贊助。但是，這次會議中既然有人對這個決議案表示反對，我似乎應當對於美國的立場略加數語。一部份的原因，也是爲了紀錄的緣故。

我要重申美國對於雅爾他方案，及包括一致規定的第二十七條中表決原則的擁護。在十月三十日，我曾以美國代表團高級專員的資格，對於美國在有關這些原則上所取的態度，加以說明。茲願略述當時所作的若干聲明如下：

“聯合國的第一原則的由來實出自一種需要，這種需要便是：在各項有關維持大小各國的和平的主要問題上，各大國間的意見一致……”

“戰爭的確實廢除，實賴於所有足能發動戰爭的國家的合作……”

“從久遠的觀點上來看，凡爲各常任理事國所一致接受的決議是要比那些未經一致接受的決議更可能得到較好的結果的。一致條件如經正當應用，則能阻止安全理事會之逐漸步入與任何常任理事國的主要利益相牴觸的路途上……”

“美國認爲：在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進行上，實有改善之處。在第二十七條的應用上，及安全理事會中四強所作的聲明的應用上，也都有須改善之處。如果在金山時所通過的表決方法曾經有着詳細與明白的規定，那末無疑地，許多業經發生的困難都可以免掉了。直到現時止，安全理事會的內外卻充滿着困惑與誤會……”

“安全理事會爲和平解決爭端所取的必要行動絕對不應受阻於一個或數個、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國的表決。關於此節，我們不應忘卻了：非常任理事國在理事會中共佔六票，而且理事會如要採取行動則必須在這六票中至少得有二票……”

“在應用表決程式中，拘謹、自律、不做違背憲章之精神與文字的事，實至爲重要。如果我們要賦予聯合國以實現和平的力量，那麼，這便是我們必須做到的一件極重大的事……”

“在表決原則的應用與解釋上，我們應當尋求一種便利而且無損和平解決的制度。爲實踐憲章的精神和文字起見，似乎需要在這裏規定範圍，訂立規則與慣例，藉以闡明其意義。這便是美國的政策……”

“如果我們不曾獲有各大國的一致協議，和所有國家的普遍協議，那麼聯合國今日便不會擁有法律與制度。這種的和合一致，我們必須予以保留……”

美國之所以贊助這個決議案乃是要表現其決心幫助各項規則按照表決原則而不是違反表決原則見諸施行。

這個決議案並沒有違反這些原則。事實上，這個決議案是最能代表各次辯論中所發表的意見的，這個意見不但是美國的意見，而且我們相信也是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意見。第一，這個決議案注意到了安全理事會在應用與解釋第二十七條上所發生的意見分歧。這是完全正當的，因爲安全理事會中實存有分歧的意見。我們並沒有譴責任何人。我們祇是相信這些意見分歧乃是這個方興未艾的組織的痼疾。這個決議案也並沒有譴責任何人。如果我們要避免提



到這些極明顯的異見，那麼我們就像俗諺所謂的藏頭露尾的駝鳥。

這個決議案的第二段是請求各常任理事國盡力互相諮商，並與其他各理事國進行諮商，俾能確保它們的特殊表決權的使用不致妨礙安全理事會迅速達成決議。這也是一個良好的規定。

安全理事會的各常任理事國在這些辯論中都會強調各常任理事國間意見一致的需要。這種意見一致乃為我們大家所共同要求的；安全理事會的各常任理事國為獲取這種一致，而作彼此間及與其他各理事國間的諮商，實是完全正當的。

大會指出：安全理事會除非獲得一致，不然它的工作便將受到障礙，大會此舉完全適當。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的第二段的意向或目的實祇此而已。

這個決議案的第三段建議早日通過一些與憲章相符的例則與程序藉以減少第二十七條所引起的困難，並確保安全理事會得迅速地並有效地執行其職務。這也是富有建設性的。我們都渴望着，安全理事會將能打開僵局，使它得

在可能範圍內採取最有效的行動。美國非常重視各種溫和而有效的例則與程序之發展，故認為大會就這方面上提出一個建議，似乎是完全適當的。

最後，該決議案建議：安全理事會在籌劃此種例則與程序時，要計及聯合國各會員國在大會中所表示的意見。

我認為這是一個極有用的規定。這些討論都具有崇高的意義，並且都是富有建設性和有裨益的。我深信，這些討論將使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各主要問題有着一個比以前更清楚的認識。安全理事會的各理事國在這些例則與程序的發展中，實應對於這些富有建設性的提議加以考慮。

總之，我們相信這個決議案實至中庸得體，並能最完善地表示着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意見。我們深望這個大會將予以通過。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在這個大會中對於國際和平都作有高貴與真誠的貢獻；深望他們對於這個決議案將能一本此種精神加以贊助。

(午後二時十分散會。)

## 第六十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後四時舉行

### 目 錄

#### 頁次

一七二. 有關安全理事會表決方法的憲章第二十七條之應用。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繼續討論)...

225

一七三. A. 通過託管協定 B. 成立託管理事會：第四委員會報告書

232

主席：Mr. P.-H. SPAAK (比利時)

一七二. 有關安全理事會表決方法的憲章第二十七條之應用。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文件 A/235) (繼續討論)

主席：我們的議事日程上第一項是：繼續討論有關憲章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零九條之應用的第一委員會報告書(附錄第七十一號)。

茲請菲律賓共和國代表 Mr. Romulo 發言。

Mr. ROMULO (菲律賓共和國)：今晨恭聽古巴、蘇聯及美國各代表的演說後，我拭目四顧，

深疑身之所在。我聆聽他們的演說；但是不能相信我的所聞。

我們會聚於此，是求造成永久和平的局面；按說，我們是正在聯合國憲章的範圍內工作着。去年，我曾參與在金山所舉行的會議，當時為着美、蘇聯及英聯王國的堅持，遂在憲章上加上一條規定，那條規定，實已剝奪掉了世界上百分六十以上人民的權利。有人告訴我們，其實就是警告我們：我們祇有下列的一個選擇，不是有一個帶有否決制度的憲章，便是不能獲有憲章。結果呢，則是獲得一個帶有否決制度的憲章。

金山會議結束數星期以後，一個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了，另一個在長崎爆炸了。

美國鑒於原子能發展對於全體人類所具的重大危險，故不久即提議在各種控制此項具有最強大破壞力的武器的工作上，不施用否決。數日前，聰明而善於辭令的得克薩斯(Texas)立法者，亦即我們所敬重的參議員，Connally 先生，更作有進一步的請求。在第一委員會中，他代表美國要求在一切大規模破壞的武器的控制上，一律禁用否決。

參議員 Connally 在討論軍縮問題中，曾稱：“對於否決，我們不擬予以容忍”。他警告